

徒步走世界

邹玉麟 著



徒步 走世界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徒步走世界/邹玉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6
ISBN 7-5063-2133-5

I. 徒… II. 邹…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440 号

徒步走世界

作者: 邹玉麟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9.75

插页: 21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33-5/I·2117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开头的话

我的徒步环球采风并不是一种孤独和颓废的发泄，或是像流浪汉那样毫无目标地流浪，我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想到为国家、为社会，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广，人才会交上真心的朋友。

人的意志坚定起来，比钢铁还硬；一旦消沉就比纸还薄，这是我行路得来的最深刻的体会。

人有绝望的时候，绝望中也要坚持，多长、多困难的路，也是有尽头的，走到终点就有出路。

一条路的终点，其实又是一条路的起点。在路上，看东西看得更清楚，了解得更深入；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而无法言说的乐趣就在征服困难的过程之中。



目 录

开头的話 /1

一、艰难的起步 /1

1. 一个大胆的计划 /1
2. W 总的许诺 /2
3. 友协批文 /6
4. 护照的诞生 /9
5. 我和五粮液 /11
6. 行装已备好 /14
7. 第一步从哪迈出? /15

二、我在韩国的日子 /25

1. 初来乍到 /25
2. 见到了韩晟昊先生 /28
3. 从汉城到釜山 /34
4. 日本拒签 /41
5. 柳暗花明 /45

三、加拿大历险记 /50

1. 资金告急 /50



2. 山姆怎么了 /56
3. 终于上路了 /66
4. 与熊共舞 /69
5. 穿越洛基山 /77
6. 亲身体验灾难片 /82
7. 加拿大的华人生活 /92
8. 加拿大的愉快经历 /94
9. 获得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签证 /104

四、走进美国 /110

1. 从尼亚加拉桥进入美国 /110
2. 布法罗的巧遇 /113
3. 向华盛顿进发 /120
4. 想做白宫的客人 /127
5. 让纽约认识中国 /144

五、游历伦敦 /151

六、申根之旅 /161

1. 飘着咖啡香味的巴黎 /161
2. 美丽如画的小镇 /170
3. 不期而遇卢森堡大公 /177
4. 比利时的中国餐馆 /187
5. 开满鲜花的荷兰 /193
6. 橱窗里的影子 /197
7. 感受德国气息 /200
8. 在巴黎迎接世纪之光 /209



9. 墓地惊魂 /218

10. 瑞士小记 /222

① 两个“帮凶” /222

② 老板破产了 /224

③ 先生请您留个言 /226

④ 圣莫里斯踏雪 /229

⑤ 洛桑递交申奥信 /231

11. 在意大利的才艺表演 /237

① 在威尼斯放歌 /237

② 在罗马演奏 /243

七、入埃及记 /248

1. 埃及机场惊险一幕 /248

2. 我是“中国穆斯林” /253

3. 金字塔下的狂想 /256

4. 埃及茶馆 /260

八、轻松来到澳洲 /262

1. 墨尔本之夜 /262

2. 动物天堂 /264

3. 打 假 /266

4. 无法想象的纯朴 /267

九、环球徒步的最后一站 /270

十、自助旅行的衣食住行 /274

1. 衣 /275



2. 食 /276

3. 住 /279

4. 行 /280

附录1: 2000年8月24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东方之子”栏目采访记录 /286

附录2: 部分报刊文摘 /290

附录3: 部分沿途赠言 /298

附录4: 陈昊苏给邹玉麟的一封信 /301



一、艰难的起步

1. 一个大胆的计划

要想实现徒步周游世界，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被迫走了一步险棋。

1997年的冬季。一大早，成都的天气阴沉沉的，弥漫着一层不知是雾还是尘的东西。我打起精神整理好头天晚上定稿的“跨世纪中国人环球采风行”策划案，又重新看了一遍后，把它与我1987年至1989年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的所有资料报道码放在一起，装进包里骑着自行车来到牛市口一家打印店。

店里的人正好打着哈欠来开门，我这笔大清早的生意他们是不会忽视的。坐在打印店里等待的空隙，我动手写了一篇简讯：“千年走一回——邹玉麟将开始他的跨世纪中国人环球徒步采风行……”又让打印店的小姑娘帮我打出来。手写的文字和打印出来的文字，看起来感觉的确不一样。审阅着打印出来的文字，很有一种成就感，仿佛我的环球之行已经铺展在面前，通途尽现。

当我把资料和简讯展开在报社一位责任编辑面前，他丝毫不怀疑我的话，只是很小心地把我的资料退还给我，不无担心地问：“全部是走路，太危险了呀。”我只好一笑：“只有出去了才知道啊！”责编把我的简讯看了一遍，没有一点多余的话：“行，明天发！”临出报社大门时，我的脚一下有些发软，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推着车站在报社门口，我不禁想见一个人——王标。这位《人民日报》记者与我仅有一面之交，在1989年我刚结束徒步考察不久，他便



采访了我。采访像聊天，一点也不生硬，聊到最后，王标收起笔突然问我：“你现在是全中国走路最多的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有没有想过走出国门到世界上去走一圈，因为你考察了中国，如果能够把世界再考察一下似乎分量更重了，眼界会有一个对比。”我心里猛地一惊，说实话我还没有想到这点，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也就是这段空白，使王标在我的记忆里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以致我经常回味王标这句“突兀”的提示直至新世纪的逐渐逼近。的确，在1987年至1989年间我是中国走路走得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排得上号的徒步旅行者。1989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里是这样向全世界介绍我的：“……邹玉麟挟着五万里风尘，来到北京。他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历时二十六个月，穿越二十二个省，三百六十八个县市，一千多个村镇，行程二万五千公里，收集到大量史料轶闻。人们闻知此事，惊叹：他创下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第二天，我写的简讯果然登了出来，很不起眼地夹在重量级新闻之间，我一下子便发现了它。我以为只有我会注意它，没想到当天遇到的好多熟人一见面就大呼小叫起来：“哎呀，你又要去环球徒步啦！好安逸！”“太危险了，外国好乱哟！”“怎么走得回来哦，简直不敢想象。”“真的还是假的？”这些关切，一下子把我逼回屋里，我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的我别说各国签证、经费，甚至连护照都没有。当时我的策划案完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如何落实，我毫无算计。

我想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能否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或企业作为我的后援会。一个关心我环球动向的朋友提醒我：“你要找一个有点实力的单位支持，千万不能找那些小公司。你的经费都要通过后援会帮你筹集和提供，要不然你一旦走起来，自己辛辛苦苦一步一个脚印地顶烈日冒雨淋，而后援会把你的经费和援助给吃了，跑掉了，你怎么办？只能在外面对口。”这番描述听得我汗毛直立。

2. W总的许诺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好友打来的，他在报上得知了我的



计划后，激动地提醒我：“你的护照、签证不成问题，你找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他说的那个朋友，与我也有过一面之交，他是某涉外旅行社的副总经理。我一下觉得开窍了：对呀！如果和旅行社谈好，由他们负责给我办一路上的签证，反正我也只需旅行签证，而且他们是这么大一个国家级旅行社，那我岂不是可以不用去担心护照和签证的事了吗？这么一想，竟自以为运气实在是好得不得了，当即回家给内人宣布：“护照、签证不用我管了，到时候找××旅行社×总就行。”“你这么有把握？”内人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以为护照、签证已是囊中之物，便把心思转去想批文的事。环球徒步采风不同于一般性的国内活动，只要自己单位部门有钱或拉得到赞助，就可以行动。而这个活动是一项涉外活动，必须要有外事部门的批文或者支持才有成功的把握。在我的潜意识里，惟有拿到批件，我在策划书里写的一切才会被认可，况且环球徒步采风经费也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前次“长征”我是自费的，但这次环球，我无力再承担这笔费用，只有寻求商业赞助。而这是国际惯例，中国人也尝试一次吧。

当我拿着策划书到成都几家官方涉外机构去咨询，每次都是当事人激动不已，但请示结果却不了了之。由于没有先例，没有谁敢越“雷池”半步，也没有谁敢为我担这个风险，出具任何证明。

走出国门，去看世界，这确是令人激动的事。尽管今天连孩子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可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知识，人类却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探索，这其中不乏许许多多为它罹难的人们。直至公元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及其船队第一次经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南下进入太平洋而完成环球航行，才证实了地圆之说。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我想到前次“长征”时支持、鼓励我的两个人：一位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昊苏，一位是时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现任中宣部副部长刘鹏。于是我给他们各写了一封信，向他们简介了我这次活动的目的：在世纪之交，用中国人的热情、朴实、坚韧和执着，用脚步串起一个环绕地球的友谊花环，弘扬中华民族英勇无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勇



于探索的民族精神。

我决定去北京争取对外友协的支持。

就在这时，有一位当时在成都很著名的某集团 W 总说要支持我。这位老总曾经和我一样也当过工人，而且我们还多少有些联系。我深知他的精明能干，据说他在商界能转动上百亿的资金。我把我的计划向他合盘托出，他是那样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件大事、好事，我支持你！你说你需要多少钱，星期五给我写个详细的报告来！”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馅饼真的从天上掉下来了？我竟有些飘飘然了。

我考虑事情还是比较周全的。像 W 总这样没有什么实体支撑的房地产集团，尽管资金玩得大，但其中奥妙莫测，由他的集团赞助这个活动分量是不够的，即使赞助再多的钱，在国际上也是起不了什么效果的。我的行动所需要的赞助是要能够代表中国，而且要代表中国文化品牌的企业。像 W 总这样满口答应帮助的人，我只想让他赞助我一笔活动启动资金。我给 W 总写了个报告，请求他赞助四万元人民币。他又是那样肯定地对我说：“行，下星期三你来拿钱，但是你的行动要让我们集团见报。”我满怀信任地跟保养得很好的 W 总握手告别，我只要求他赞助四万元做启动资金，我从没有怀疑过他的承诺。

想到四万元的启动资金已经落实，我肩上仿佛又卸下一份担子。等到 W 总说的那个星期三，我去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说他今天不会来。我理解地想他是个能人，哪能一天到晚守在办公室呢，便识相地回家等消息。晚上给他打电话，他还是那种很让人放心的口气：“你明天来一趟。”我这时信心正足，第二天准时到他的办公室。等他开完会，他给我介绍了一个人，说此人已接替他成为该集团的总经理：“我不再管这里的事，有什么事跟他说吧。”新接替 W 总位子的是他的亲戚，这位新的总经理对我说：“W 总调到一个国营大企业去当老总了，今后 W 总只是在董事会决策一些重大的事。”他让我重新讲一下环球活动的来龙去脉，很有礼貌地说：“你这件事要经过我们董事会的讨论。下星期你再来听结果。”

这个变化，令我难以置信。这时我已对自己前几天的信心产生怀



疑，只是还不愿去想象让我不快的结果。毕竟W总在办公室曾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每天进出的资金就有一个亿。”当然，我是外行，当时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水分有多大。

这四万元的赞助费一直羁绊着我去北京的行程。听说这个集团还要讨论我的方案，我想干脆先去北京，争取北京的支持，回来时也许结果已经出来了。当时由于家里的一笔钱没有到期，取出来不合算，又担心在北京的费用太大，我便去向一个朋友借了几千元。这位朋友严正警告我：“你的家人同意你出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还要动家里的钱！我是不同意你出去的。你走了长征路，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些罪，有什么好处？人家共产党员都在动摇，而你却那么坚定地走长征路，追求什么青年的理想、信念，到头来，你又怎么样了呢？作为朋友我才说这样的话。家里的钱你不能再动了，这几千块钱以后你有钱就还给我，没钱就算我赞助你。”这个朋友直来直去，没有花里胡哨的语言，却给了我实在而及时的帮助。他也是那年我走长征路时采访过我的一位记者。

就这样我和内人一起来到北京，住在西四环一家较偏僻的宾馆里。

内人是我的主心骨，也是位不张扬的贤内助，风雨同舟，她总是这样默默地支持我。

当时北京正在召开“两会”，我们到京的当天正好在电视上看见陈昊苏发言的镜头。于是那几天我没有去对外友协，而是试着去看了两位调到北京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我前次徒步走长征路的见证人。我谈到自己来北京的目的，他们感叹不已：“小邹啊，你这次环球徒步不比上次在国内徒步，在国内背上背包就能走，到哪里找当地政府帮个忙就行，而这次环球徒步你是一个人，要走那么多国家，路上生病了怎么办？被抢了怎么办？没有人跟随你，万一在荒山野岭发生了危险，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怎么办？不说这些，后勤保障怎么支援？万一没钱了又怎么办？都是要计划得很周密才行啊！没有那么容易说出去就出去得了的。你还是多向那些出去过的人了解一下细节吧！还有，这样的涉外活动又不好官方直接出面，只能走民间，最好是企业资助，官方支持，媒体重视，有了声势就好办了。”



也就在这时，刘鹏刚开完政协会，便让秘书给我联系一位曾去南极徒步考察的秦大河先生，在找秦大河的同时倪秘书找到了当年曾去南极考察的某报社记者，当这位记者得知我的打算时，只说了一句：“没什么意思。”本来我想向这位记者了解一些出国途中的注意事项，因为我从未出过国门，可一听说他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打消了向他求教的念头。

政协大会终于结束了，得知这个消息，我便打电话给对外友协。没想到陈昊苏已出国访问，要到月底才能回来。而当时才3月18日。怎么办？呆在北京，每天的开支加起来不是小数目；如果回去，万一陈会长提前回来了呢？这时，与我同来的内人提出她先回成都，万一我需要什么资料，她可以马上给我寄来。最要紧的，她回去可以去那个集团看看结果。

内人走了，我的心似乎更加烦乱，每天在宾馆里呆不住便开始在北京行走，有时从八角游乐园一鼓作气走到天安门，这可是二十多公里呀。训练训练，也借此转移一下纷乱的心绪，期待着成都的电话给我带来好消息。房间里的电话终于响了，是成都的！内人转告我那家集团在董事会上否决了我的赞助申请。这又是雪上加霜的消息。我在电话这头一时气阻，说不出话，电话那头的内人一语点破我的心病：“生什么气，你本来就没有得到那四万元赞助。把北京该做的事做好就是了。”

3. 友协批文

陈昊苏是3月27日回国的。这天下午昊苏看过我托友协办公室毕主任转交的报告，在电话里与我联系。他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作为个人，我赞同支持这个行动。对外友协在对外联络方面，可以给一些帮助。护照和签证怎么办？”我说，有一家旅行社会给我做这件事。“那好，你下星期一上午8点半到友协来一下，我再与其他几位会长谈谈。”

3月30日，正好是双休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一早便乘地铁准



时来到位于台基厂一号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陈昊苏副会长见面就对我说：“小邹，我跟几位会长谈过了，9点我们开党组会，将讨论这件事。”我不是一个很轻易表达感情的人，可是我说：“陈大哥，我已为这件事准备了八年的时间，你一定要支持我呀！”陈昊苏说：“我会尽量在会上阐明这个行动的意义，同时更要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你下午再来一趟，我会把结果告诉你的。”

我没有想到我的事竟会搞得这么郑重，对外友协党组还要专门开会讨论，我一下子也从中掂量出这件事的分量。

离开友协后，整个上午对我来说，似乎变得极为漫长。昊苏大哥，你一定要支持我啊！1988年徒步经过江苏泰兴黄桥镇的往事又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黄桥镇曾是新四军与敌伪浴血战斗的地方，当年新四军陈毅军长和粟裕副军长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仗。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来黄桥扫墓的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同志。楚老听说我徒步考察之事非常高兴，还给我题词：喜见革命传统再发扬。陪同楚老的是一位中年人，我好奇地问他：你是粟裕的儿子吧？他说他是钟期光的儿子。他还给我留了北京的联系电话。他说，到了北京，欢迎你到我家来。1989年7月份我由西柏坡路经北京去锦州，在京停留了两天，我顺便去万寿路炮兵司令部门诊部找钟德宁。门卫让我出示证件后，当即为我通了电话。不料，电话里是位女同志的声音。我说：“我是找钟德宁啊！”那女同志说：“我就是钟德宁。”我有些急了，在电话里说道：“对不起，找错了，我是找一位男的钟德宁。”那女同志又说：“喂，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男的钟德宁，你找钟德宁有什么事？”这时我也没放下电话：

“我在黄桥与他见过面，他是钟期光的儿子。”电话里那女同志一下笑了：“喂，你是四川来的小邹吧。我听哥哥说过你，钟德宁是我，你找的是我的哥哥，他叫钟德苏。”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同志来到门卫室。钟德宁大姐很和气，她解释道：“可能哥哥怕你找不到他，所以留下我的单位和名字。你到家去看他吧，我画个图给你。”按德宁大姐的指点，我顺利找到了德苏大哥，他见到我很高兴：“小邹，你瘦了，黄桥时要胖一点嘛。”我说：“天太热了，这次是顺道路过北京，



还要从北京到锦州。”钟大哥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后天又走了，你见不见一下我父亲？”我原以为他父亲就在家，结果德苏大哥告诉我，他父亲长期住在301医院。第二天下午，在301医院的康复病房里见到了钟老，屋里已有许多将军：秦基伟、廖汉生、刘华清、张震、迟浩田、张万年等中央军委的同志，正值“八一”前来慰问钟老。也就是在那天，钟德苏给我介绍了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

我在北京的街头游荡。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密匝匝的人流从我的眼前晃过。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旅游的人们三五成群，操着四方口音笑语不断，而这似乎不是我的春天，我只能在一片迷惘中焦急地等待，等待对外友协党组会讨论的结果。

中午饭我也没心思吃。下午，我逼着自己又来到陈昊苏副会长的办公室前。昊苏见我招呼：“快，来来，请坐。”我急于想听个结果，仍站在门前挪不动半步。此时我听见陈昊苏说：“我们已经决定支持你的行动。”哎呀，我深深地吐了口憋了很久的气。我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眼眶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昊苏大哥递给我一份打印好的友协批件，和一份友协党组会纪录：3月30日上午对外友协党组开会讨论此事，对邹玉麟同志环球徒步采风表示支持。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届时宣传一下友谊与合作的重大意义。——陈昊苏记。

而盖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殷红公章的批件是这样写的：……希望精心准备，认真实施，争取最大成功。通过这一行动向世界各国人民显示中国人民跨世纪奋斗的英雄气概，同时也传达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与海外侨胞和华裔人士进行沟通和交流。所有这些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有益之举，将赢得世人的欢迎和赞许。

陈昊苏还对我说：“小邹，你将身负着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身分去进行这次跨世纪环球徒步采风。唐时有玄奘，你可要采回真经啊，同时也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为二十一世纪交朋友》，并在扉页上赠言：祝邹玉麟同志跨世纪环球徒步采



风成功!

4. 护照的诞生

一拿到批件，我当即就买了回成都的火车票，甚至来不及告诉家里。回到家，内人说：“我打电话到宾馆，说你退房走了。”我盘算，有了批件，下一步就是尽快解决护照和签证的事，我打算明天就去找我那位朋友介绍的朋友——××旅行社副总经理。

我是第一次去那位副总家，他很热情，兴致勃勃地谈了许多。当我提出办理护照和签证时，他说：“当然，当然要一起办，先办护照。”可他也不知具体怎么办，便带我到同一栋楼找到总经理。老总一听我的要求赶紧摇头：“不行，不行。”后来看到对外友协的批文，又说：

“必须要有对方邀请信才能办护照。”我说能不能通过旅行社的渠道让对方发邀请信，反正我也只是旅行。老总还是摇头，副总只好说：“那你最好先把日本的邀请信准备好，你不是说有日本人邀请你去日本吗？”我告诉他邀请信倒有，但已是五年前的。他打电话询问下属然后摇摇头：“不行，要最近的。”

第一次登门拜访很不顺，我回来时内人问明情况，她不以为然地说：“这不等于你自己办一样吗？”我忙说：“到时候请他们帮我办另外国家的签证，省得自己去瞎碰。”内人还是很狐疑地望着我。

我开始给日本朋友内藤朝义君写信。内藤君曾于1985年随山梨县青年友好之翼访问团来成都，那时我正在学日语，参与了接待。后来我便与内藤君通起信来。内藤君还来信邀请我去日本观光。由于工作太忙，对于内藤的盛情邀请也没给一个回复。

给内藤的信寄出以后，老实说我心里还是没底，毕竟又有几年没有通信了，庆幸的是内藤君很快给我来信了，再次邀请我去日本，还说，那次访问团的许多朋友都期盼着我去日本山梨。

我随即电话告诉那位旅行社的朋友，他说：“还需要对方身分证等一系列材料。”我只好将电话打到内藤家，内藤君听了我的要求，又专